

閩語研究及其與 周邊方言的關係

丁邦新、張雙慶編

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同時認為吳語的底層具有閩語的成分，有閩語底層的吳語方言可能集中在浙江省西南角。這幾年來我們有一個

「吳閩關係研究」的計畫，專門調查福建、浙江交界處的方言，這篇報告就是那個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 方言的關係

丁邦新、張雙慶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丁邦新、張雙慶 編

© 香港中文大學 200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996-X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新界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Study of Min Dialec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ripheral Dialects* (in Chinese)

Edited by Ting Pang-hsin and Chang Song-h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996-X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編者序

閩語研究近年來成爲一門顯學，一方面由於閩語白話音和上古音接近，很多對古音有興趣的學者都從事閩語的研究；一方面因爲會說閩語的學者，包括在福建、台灣、海外的，大量投入閩語的調查和分析。使閩語的研究從音韻、詞彙、到文法，從方言分區、文白異讀、到方言層次，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在漢語方言之中如果我們說閩語研究最具挑戰、深度廣度最引人入勝，相信許多人都會贊成這個說法。

我們不預備在這裏討論閩語研究的歷史，但是要指出幾種重要研究的成果。董同龢先生（1960）的《四個閩南方言》開創閩語方言比較的先河，提供相當完整的語料，把閩語的四個方言和中古音系作比較，了解演變的痕跡。潘茂鼎等（1963）爲閩語方言分區奠定了今天大家遵循的五區說。羅杰瑞（Norman 1973）發表古閩語系統的擬測，第一次爲閩語聲母和聲調的演變訂立了規則。嚴棉（1973）討論閩語中文白異讀的關係。丁邦新（1979，1983）羅杰瑞（Norman 1979）同時提出閩語是漢代從古漢語分支出來的說法。丁邦新（1988）又提出吳語可能有一個閩語的底層的说法。這些文章都標示閩語研究階段性的成果。

國際閩方言的研討會已經舉行了六屆，第六屆一九九九年六月在香港科技大學召開，由科技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由丁邦新、李如龍、張雙慶、詹伯慧共同召集，會議論文經過審閱，通過審閱的人才能與會。會後再在與會者的論文之中精選了一部分，由出版社交專家評審通過，編成這一本書。希望能夠反映現在閩語研究的一部分情形。

會議中有一節值得加以說明，那是三年計劃的一組報告：主題是吳閩關係研究，包括丁邦新、李如龍、曹志耘、陳忠敏、陶寰、鄭張尚芳和潘悟雲等七篇論文，其中陶寰的文章已經在別的地方刊印，這本書裏把其他的六篇都收進來了，算是向學術界報告一項合作計劃的成果。

聯絡出版由我們兩個人負責，書中的缺失當然也由我們承擔。

丁邦新

張雙慶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二日

參考文獻

丁邦新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0.2:257-271.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1-14.
1988. 〈吳誤中的閩語成分〉,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

董同龢

1960. 〈四個閩南方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潘茂鼎, 李如龍, 梁玉璋, 張盛裕, 陳章太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 《中國語文》1963.6:475-495.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2-238.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Fangyan* 1979.4:268-274.

Sung, Margaret M. Y.

1973. *A study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Amoy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414-436.

目 錄

編者序	V
-----------	---

總論

從語言年代學看閩語的地位	3
--------------------	---

平山久雄

從歷屆研討會看閩方言研究的當前課題	11
-------------------------	----

詹伯慧

吳閩關係研究專題

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	17
--------------------	----

鄭張尚芳

論閩語與吳語、客贛語的關係	27
---------------------	----

李如龍

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	47
---------------------	----

潘悟雲

南部吳語語音的共性和差異	65
--------------------	----

曹志耘

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	73
----------------------------	----

陳忠敏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85
----------------	----

丁邦新

閩語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	95
-----------------------	----

秋谷裕幸

知章莊組聲母在閩語及周邊方言裏的今讀類型考察	105
------------------------------	-----

張雙慶、萬波

中山閩語的聲調與閩、粵語聲調的關係	115
-------------------------	-----

高然

廣東閩粵客方言古語詞考釋	127
--------------------	-----

林倫倫

贛東北閩語與贛東北吳語的詞彙聯繫	135
------------------------	-----

胡松柏

從《世說新語》的語言現象看閩語與吳語的關係	141
王建設	
古代福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	149
徐芳敏	
潮州話和廣州話、客家話的方言共同詞	173
劉鎮發、許惠玲	
閩語的「去」與溫處方言的「爻」同源假說	181
陳澤平	
連城方言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	187
嚴修鴻	
海南閩語聲調系統中的官話模式	213
陳波	
閩語的音韻與詞彙	
新竹閩南語正在進行的四種趨同變化	221
曹逢甫、連金發、鄭榮、王本瑛	
閩東方言入聲韻的塞音尾	233
游文良	
閩南方言的基本特徵	237
周長楫	
考證閩南方言本字的原則與方法	245
林寶卿	
台灣國語中的方言借詞	251
湯志祥	
廈門話的鼻化、喉塞韻	263
鍾奇	
閩語小稱類型比較	273
邵慧君、甘于恩	
論閩南方言島	281
莊初升	
莆仙方言邊擦音初探	291
葉寶奎	
海南閩語的「囡」	297
陳鴻邁	

總 論

從語言年代學看閩語的地位

平山久雄

(早稻田大學)

語言年代學 (glottochronology) 是1950年代初期美國斯瓦德士 (Morris Swadesh) 等學者始創的一種語言比較方法。斯瓦德士以英語、法語、漢語等十多種具有古代文獻記錄的語言的基本詞彙為對象，比較了表示同一詞目的古代詞和現代詞後，得出了如下見解：

基本詞彙 (215詞目) 的變化不但十分緩慢，而且不管哪一種語言其變化的時間進度幾乎都是一定的，即1000年中19%左右的詞由不同語源的詞來取代，81%左右的詞則未被取代而得以保存⁽¹⁾。他應用這一比率，提出了一種測量兩個同系語言或方言分化年代的方法：假如有兩個語言或方言，它們在1000年以前是從共通的祖語分化的話，那麼它們的基本詞彙應該含有66% (即 81×81) 左右的同源詞成分。因此兩種語言或方言的分化年代可用下面的公式來推測：

$$d = \log c \div 2 \log r$$

(d 是分化以後經過的年數，c 是同源詞比率， $r = 0.81$)

語言年代學在日本很早就為服部四郎先生 (Shirô Hattori, 東京大學教授) 所重視，並加以應用。服部四郎 (1954) 使用這一方法測量了日語本州方言和沖繩方言的分化年代。他利用斯瓦德士的基本詞彙表200詞⁽²⁾，採錄了東京、龜山 (是他的母方言)、京都三個本州方言和首里 (是沖繩的古都) 方言以及上古 (八世紀) 日語的詞彙，得出了如下同源詞比率，即200詞中合乎音韻對應規律的同源詞所佔的百分比。

上古與京都	74.71%	首里與京都	64.80%
上古與龜山	75.28%	首里與龜山	66.66%
上古與東京	77.01%	首里與東京	65.19%
上古與首里	66.46%		

服部先生認為，上古與現代本州三個方言之間的數值，大略支持了斯瓦德士基本詞彙每1000年中保留81%左右的假設。至於首里方言和京都方言分化的年代，如用上述的公式來計算的話，應該是距今1,029年以前。這個數值顯然不合理，因為首里方言的不少語音、語法、詞彙特徵難以從十世紀的京都方言中推導出來。上古與首里之間的同源詞比率約66%也表明，首里方言應該是在上古日語之前從本州方言分出去的。他並且注意到，英語與德語之間也有同樣的抵牾：根據英語和德語之間的同源詞比率58.5%來計算的話，兩個語言分化的年代是在1236年以前，但這個數值顯得過小，應該再提早數百年才能符合兩個語言音系的內部證據以及民族遷徙的歷史事實⁽³⁾。於是服部先生認為，兩個語言或方言在分化之後一般也繼承祖語內部已經萌發的演變趨勢，因而詞彙交替的情形多少會有共通之處，所

以上述公式中的常數2需要改動。他將英語與德語分化的實際年代假定為公元2世紀，即離現在1800年以前，然後將數值套入上述公式中，即 c 為58.5， d 為1.8，2為 x 來計算，便得出 $x = 1.417$ 的結果。

服部先生用這個經過改訂的公式「 $d = \log c \div 1.417 \log r$ 」重新計算了本州京都方言和沖繩首里方言的分裂年代，得出的答案是1453年以前。他認為這個數值比較合理，似乎相對接近了真實情況。

二

在日本的台灣學者王育德先生（1924 – 1985，明治大學教授），在服部先生指導下對漢語進行了語言年代學的探測，寫成了一篇論文，即王育德（1960）。該文以廈門、梅縣、廣州、蘇州、北京五個方言為對象，讓它們分別代表閩、客、粵、吳、官話五大方言，再用斯瓦德士200個詞，對基本詞彙進行了比較⁽⁴⁾。文中把音韻對應（以中古漢語為媒介）的情況分成以下五種：

- 一 兩個語詞語音形式互相對應，可認為是同源詞。代號用+。
- 二 兩個語詞語音形式不相對應，不能認為是同源詞。代號用-。
- 三 兩個語詞語音形式有些類似，但也不完全對應，因此對它們是否屬同源詞，尚持存疑。代號用○。
- 四 兩個語詞語音形式不完全對應，但語音類似的程度較高，可謂介乎+與○之間。代號用+？。
- 五 兩個語詞的語音形式不相對應，但語音還有一點類似之處，即介於-與○之間。代號用-？。

兩個方言之間的200個詞歸屬於上述五種情況，其詞數分別如下。右邊是王先生據此計算的同源詞比率。 a 是只用+、-的數值算出的結果， b 則是將+？、-？分別歸入+、-算出的結果（均未乘100）。

	+	-	○	+？	-？	同源詞比率 a	同源詞比率 b
廈門與北京	87	91	6	12	2	$87/178 = 0.488$	$99/192 = 0.5156$
廈門與蘇州	92	87	4	13	2	$92/179 = 0.5140$	$105/194 = 0.5412$
廈門與廣州	99	80	6	10	3	$99/179 = 0.5531$	$109/192 = 0.5677$
廈門與梅縣	106	75	6	9	2	$106/181 = 0.5856$	$115/192 = 0.5990$
梅縣與北京	118	67	6	7		$118/185 = 0.6378$	$125/192 = 0.6510$
梅縣與蘇州	118	69	4	7		$118/187 = 0.6310$	$125/194 = 0.6443$
梅縣與廣州	129	56	8	5		$129/185 = 0.6970$	$134/190 = 0.7053$
廣州與北京	134	57	3	4		$134/191 = 0.7016$	$138/195 = 0.7077$
廣州與蘇州	130	55	8	5		$130/185 = 0.7027$	$135/190 = 0.7105$
蘇州與北京	136	51	2	8	1	$136/187 = 0.7273$	$144/196 = 0.7347$

五個方言之間同源詞的比率可用下表來表示（%）。

	a				b				
	蘇州	廣州	梅縣	廈門	蘇州	廣州	梅縣	廈門	
北京	72.73	70.16	63.78	48.88	北京	73.47	70.77	65.10	51.56
蘇州		70.27	63.10	51.40	蘇州		71.05	64.43	54.12
廣州			69.70	55.31	廣州			70.53	56.77
梅縣				58.56	梅縣				59.90

王文指出，上表的四個豎行恰好構成同源詞比率大小的四個階段：蘇州與北京之間比率最大，廣州與北京、蘇州之間次之，梅縣與北京、蘇州、廣州之間又次之，廈門與其他四個方言之間比率最小。王文認為廈門與其他四個方言的關係如此疏遠，應該是比較封閉的地理環境使閩語一直與其他方言隔絕的結果。

王文根據這一套比率算出了如下兩個方言分化的年代（並附有朝代名稱）。左邊是用斯瓦德士公式的結果，右邊是用服部先生改訂後的公式的結果。這裏只介紹根據 a 的數值算出的年代。表示年代的數字要讀為「 - - 年以前」。

	$d = \log c \div 2 \log r$		$d = \log c \div 1.4 \log r$	
廈門與北京	1,699	魏 - 東晉	2,446	春秋 - 戰國
廈門與蘇州	1,579	東晉 - 梁	2,273	戰國 - 西漢
廈門與廣州	1,405	梁 - 隋	2,025	東漢初
廈門與梅縣	1,270	唐初	1,829	東漢末
梅縣與北京	1,068	唐末五代	1,537	宋 - 齊
梅縣與蘇州	1,093	唐末五代	1,574	東晉 - 宋
梅縣與廣州	857	北宋末	1,234	唐中期
廣州與北京	841	北宋末 - 南宋初	1,211	唐中期
廣州與蘇州	838	北宋末 - 南宋初	1,206	唐中期
廣州與北京	756	南宋初	1,088	唐末

王文說：用斯瓦德士的公式來計算，梅縣與北京的分化年代就顯得太晚，不符合音韻史上的一些事實，例如輕唇音的產生在唐代中期，而梅縣話裏沒有輕唇音；蘇州與北京的分化也太晚，因為據十一世紀初的《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可知，當時的北方話裏全濁聲母已經分做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而蘇州至今還保存全濁聲母；用服部先生改訂的公式來計算，這些不合理的數值就可得以補正，各方言之間分化年代似乎都顯得比較妥當，只是廈門與北京、廈門與蘇州的分化年代卻顯得有些過早。

以上是王文的總結論。他對廈門與北京、蘇州的分化年代嫌早的問題沒有討論。

三

語言年代學在美國後來很少有人顧及到，幾乎被放棄了。其主要原因是大家認為基本詞彙的變化具有一定的時間進度這一假設缺乏足夠的客觀性。在日本，由服部那篇文章引起了一場爭論之後，大家對此研究方法的關心也急速冷淡了。

我以為，用同源詞比率計算出來的分化年代，客觀性不是很大。如服部文所指出的那樣，兩個語言或方言分化之後也會出現平行發展的趨勢。除此以外，兩個方言在分化之後一般還多少保持接觸，它們之間就會發生單向或雙向的影響關係。如上述，王文也將閩語與其他方言同源詞比率過低的原因歸於地理條件，這就等於承認了方言分化之後互相接觸的密度會影響同源詞比率。服部先生並沒有計算出日本本州三個方言之間的同源詞比率和分化年代，這恐怕也考慮了這些方言之間一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接觸關係。

如此看來，用同源詞比率計算分化年代的方法，即使各語言、各方言的基本詞彙變化的時間進度大致是一定的，也難以得出可靠的結果，何況這一基本假設不能令人信服。不過我以為，如果將同源詞比率作為兩個方言間距的標誌來看待，那麼它恐怕仍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基本詞彙和音位系統、語法系統一起構成語言的核心部分，因此兩個方言基本詞彙的同源比率可以看做它們親疏關係的一個重要標誌。

鄭錦全（1988）以《漢語方言詞彙》（第一版）所載的905個詞目為對象，根據各方言間用詞的同異（如「太陽」一條北京、濟南用「太陽」，瀋陽、西安用「日頭」）計算了該書18個方言組成的全部方言對的相關系數，並對這些系數加以數字處理，把親疏程度用一張樹形圖表現出來。鄭文認為相關系數和樹形圖所表現的親疏關係可以看做發生史和文化交互作用的混合反映。

鄭先生用《漢語方言詞彙》作材料，其詞目比斯瓦德士的基本詞彙表多幾倍，統計的可靠度也就大些。不過正因為詞目多，材料中便包含了「基本度」不甚高的文化語詞，這樣就會過大地估量文化的影響。例如鄭文（95頁）〈表一〉所載的福州詞彙相關系數，與北京之間是0.2693，僅次於與廈門間的0.2800，超過與潮州間的0.2459，這應該是出於福州方言受普通話影響較多的緣故，作為方言核心部分的關係來看就顯得不大自然。

與此相比，用斯瓦德士的詞彙表測算同源詞比率的方法也有它的優點。雖然詞目的選擇也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它畢竟屬於詞彙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含有同源詞成分的多少，作為方言親疏關係的初步測距，應該是有一定學術意義的。此外由於斯瓦德士的詞彙表詞目較少，比較容易用來實行調查和計量。當然並不一定非要用斯瓦德士的，我們另作一張基本詞彙表，把詞目稍加增減都可以，反正以不超過三百為宜吧。這樣來測試更多的方言，也許會對漢語方言的分類問題帶來有益的參考信息。

四

這裏順便介紹一下一位前東京大學的學生做過的一個詞彙統計研究，即廣瀨紳一（1982）。下面轉引該文中文提要中有關研究方法的一段：

本文擬用統計的方法，從詞彙方面試行比較漢語方言的關係。這次分析以《漢語方言詞彙》作為主要資料，並根據語素的對應來計算方言詞彙之間的相似性；然後用多維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和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來處理數據而考察各個地點之間的詞彙相似度。

把語素作為基本單位進行詞形比較的這種方法是筆者第一次採用的。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計算比較精密的數字。

多維尺度法和聚類分析是屬於多元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的統計分析方法。用這些方法，我們可以簡單地表示複雜的關係。本文用空間佈置和樹狀圖表示了十八個地點的詞彙的相似關係。這種多元分析須要龐大的計算手續，直待最近電子計算機的日新月異的發達才能進行。

由此可見，這裏所說的方法和鄭錦全 (1988) 中的詞彙比較部分十分相近，當然細節有所不同，也許可能更精細一點，例如「月亮」和「月光」，鄭文當作兩個不同的詞，把其間的相似度定為0，該文則把相似度定為0.5⁽⁵⁾；鄭文把《漢語方言詞彙》中的詞彙只當作一個總體來看待，而廣瀨文則除了作總體看待以外，還分做各詞類 (名詞、動詞、形容詞) 及基本詞彙⁽⁶⁾、新名詞⁽⁷⁾、常用詞⁽⁸⁾，加以計算、分析。此外用多維尺度法處理數據，並描繪空間佈置圖，是該文的最大特色。現將依據900個詞⁽⁹⁾的總體數據算出的佈置圖兩張以及據20個新名詞的數據算出的佈置圖一張轉錄於後。前兩張佈置圖內容完全相同，只是俯瞰者所處的位置不同。

廣瀨君認為，這些空間佈置圖上各方言之間的距離，大致符合學者們歷來所擬的親疏關係 (下面只介紹有關閩語的部分)：閩方言構成離官話最遠的一群，而這群內三個方言之間的距離比其他方言區內不同方言之間的距離都疏遠，其中廈門和潮州相對較近，而福州離它們較遠；若論新名詞，福州方言與蘇州、溫州一同屬於北方一群，廈門和潮州則屬於由其他南方方言構成的南方一群。

註 釋

- (1) 用漢語的例子來說明，例如“ mouth ”這一詞目，中古漢語是「口」，現代漢語是「嘴」，「口」和「嘴」語音形式不相對應，這是取代的例子；再如“ ear ”這一詞目，中古漢語是「耳」，現代漢語是「耳朵」，「耳」仍是主要部分，這是保存的例子，雖然「耳」的語音形式從中古到現代中間經過了很大的變化，但這是順從音變規律的變化，作為一個語詞的同一性則始終沒有斷絕。
- (2) Swadish (1952) 所載。
- (3) 據服部四郎 (1954) 的介紹，Lees (1953) 認為，雖然日耳曼族入侵不列顛島是於五世紀開始的，但那時德語的祖先 (即高地德語) 和英語的祖先 (即低地德語) 應該分化已有數世紀了。
- (4) 各方言的詞彙都採錄於居住東京的當地出身的華人，採錄者是：廈門：王育德，梅縣：橋本萬太郎，蘇州：藤堂明保，北京：松本昭、平山久雄。
- (5) 該文算定相似度的一般公式是：兩詞所共有的語素數/兩詞的平均長度。據此「書台」和「寫字台」之間的相似度是： $1 / \{ (2 + 3) / 2 \} = 2/5$ 。
- (6) 該文把與斯瓦德士的200個詞目相當的語詞從《漢語方言詞彙》裏抽出來 (只得到108個)，叫做基本詞彙。
- (7) 該文從《漢語方言詞彙》 (第一版) 裏選出下面20個詞目作為新名詞：汽油、冰淇淋、冰棍兒、熱水瓶、電筒、火柴、肥皂、水泥、橡膠、郵局、郵票、車站、汽車、自行車、汽船、學校、鋼筆、橡皮圈兒、相片、電影。

- (8) 該文從《漢語方言詞彙》(第一版)裏選出下面15個詞目作為常用詞：我、你、他、我們、這個、那個、誰、甚麼、哪兒、怎麼、在、和、如果、不是、沒有。
- (9) 該文對《漢語方言詞彙》(第一版)所收905個詞目加以調整，如將「我們」「你們」等合併為一個「們」，從「一個」、「一條」等量詞結構抽出數詞「一」，結果得出了900個詞目。

參考文獻

- Lees, Robert B., "The Basis of Glottochronology," *Language*, Vol. 29, No. 2, Part 1, pp. 113-127, 1953.
- Swadish, "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orth American Indians and Eskimos,"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96, No. 4, pp. 452-463, 1952.
- 王士元、沈鍾偉：《方言關係的計量表達》，《中國語文》1992.2，頁81-92，1992。
- 王育德：《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言語研究》38，頁33-105，1960。
- 服部四郎：《「言語年代學」即ち「語匯統計學」の方法について》，《言語研究》(日本言語學會)26/27，頁29-77。收於服部四郎《言語學的方法》(岩波書店，東京，1960)頁515-566，1954。
- 鄭錦全：《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中國語文》1988.2，頁87-102，1988。
- 廣瀨紳一：《漢語方言詞彙の統計解析の試み》，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論文，未公開發表，1982。



